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重庆出版社

谐铎·埋忧集

〔清〕沈起凤著·〔清〕朱梅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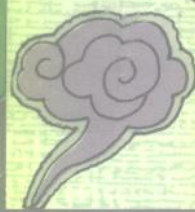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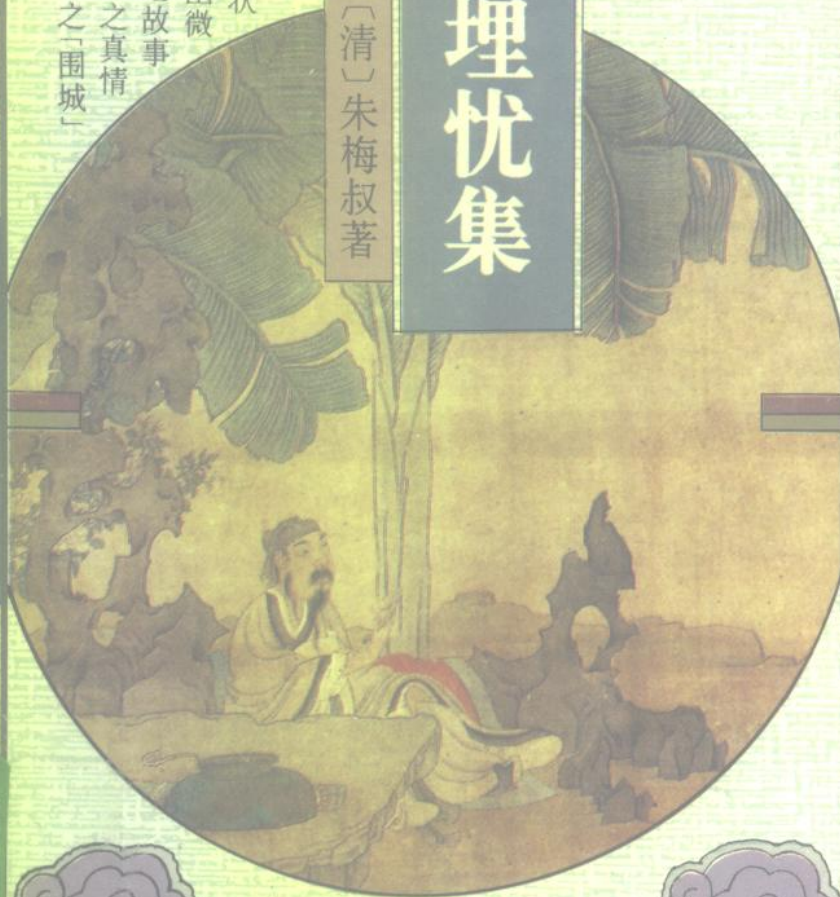
测鬼神之情状

发人间之幽微

读狐魅之故事

洞社会之真情

梦幻之「围城」



95555

I242.3
47

谐铎· 埋忧集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重庆出版社

〔清〕沈起凤著

〔清〕朱梅叔著

陈果标点

DP87/09

前 言

明清的文言笔记小说在继承了自魏晋志怪小说开创的传统,并由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把志怪与社会人生结合起来,使笔记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了它的高峰期。文人墨客借笔记小说搜神说怪,进可以就现实人生的种种感慨嬉笑怒骂,吐抒郁闷;退可以于想象力方面追求幻觉,神游四野八荒,地府仙境,聊以忘忧;对于一班有用世之志的封建士子来说,也未始不可借人神之道以儆世风,挽回人心,曲折地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文言笔记小说正是由于它的内容丰富、思想驳杂,有极大的包容性,各类文学才俊皆可以在其中一逞其志;历代读者也能在其中找到在现实生活中不可企得的某种慰藉而对它大加青睐。

在众多的笔记小说中,于荒诞中有警策,于离奇中寄讽喻,把人世和人生思辨融合起来的当推沈起凤的《谐铎》。

《谐铎》12卷,共122个故事。《谐铎》的作者是清代中叶

戏曲作家沈起凤。据有关资料记载，沈起凤生于1741年，字桐威，号蕙生，江苏吴县人。沈起凤乾隆时期中举，任过安徽祁县、全椒县的训导，以度曲知名吴中，为当时著名戏曲家。

《谐铎》的故事短小精悍，文字简练生动，深藏哲理。作者痛感社会的黑暗，人世的险恶，在《谐铎》中锋芒毕露的是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警策性。基于这一宗旨，《谐铎》中的故事大量的是揭露病态社会的世相，如《狐媚》中那“阳窃君子之行，阴播小人之谗，择所好而投之”而终害人的狡狐；《龟鉴》借相士之口，道出一整套鲜廉寡耻的混世术，而这套玩世哲学却成了当时社会人们争相效法的显学。《讨猫檄》、《泄气生员》、《讼师说讼》更是对黑白颠倒、马鹿不辨的现实社会最大的揭露和批判。

面对如此世界，作者认为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皆源于统治阶级对社会财富无休止的掠夺，是封建官吏的腐败贪婪造成的。有感于此，在《黠祭》中，作者借鹬捕飞鸟的无节制而最后丢命的结局，来讽诫世人“廉则寡取，贪则同捐”的道理。然而由于作者从宿命观出发，在许多篇章中又处处劝人们安份守己，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世纷争。在《蚁封》中，作者一方面辛辣的笔调嘲讽了一个整日做着封翁梦的商人，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切不可存非份之想，表现出作者顺天安命的思想。在《鸡谈》中借母鸡与雄鸡争着鸣晨，主人以为怪而杀之的故事，宣扬安份守己、男尊女卑，并“愿天下处闺房者，特予雄辩，压彼雌风。毋柔声下气，养同木鸡也”，公开鼓吹大男子主义。《屏角相郎》、《笔头减寿》等篇还存在宣扬因果报应，封建迷信观念等消极因素。

《谐铎》问世以来，颇受后人的好评，谓其“自有千秋，莫消

俾官野史；唤醒万众，如聆暮鼓晨钟。”由于作者受其时代局限性，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消极因素，但总体看来其基本倾向是劝善惩恶，积极向上的。《谐铎》的每篇故事，非神即鬼，非精即怪，有警诫，有讽喻，各篇独立，言简意深。作者借题发挥，对于社会病态的解剖，人情世态的揭露，寓庄于谐，颇具功力。

《埋忧集》十卷，清人朱翊清撰。朱翊清，字梅叔，别号红雪山庄外史，生于1795年，归安人。朱翊清一生不得志，屡试不中，遂绝意科场，埋首著述，终身未仕。朱翊清撰《埋忧集》，是为了把平生不得志的忧闷，化解在笔墨间。他和袁枚、纪昀等人不同，后者钟情笔记小说闲适与自娱出世的成分居多，而朱翊清却借此来一展自己积极入世的抱负。一个有志仕途的文人弃科举制艺而谈鬼神，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事，个中滋味，今人很难体味。

《埋忧集》的内容丰富，思想驳杂，在笔记小说中，颇具特色。首先，它的故事一反笔记小说多谈鬼事的惯例，很少有以鬼怪为主人公的故事，对社会时事反映很强烈、敏感。

作者生活的年代，正处于鸦片战争发生，满清王朝内忧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者很有亡国的危机感，在许多篇章中记叙了中国军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歌颂了在反抗外侮中牺牲的民族英雄。如《乍浦之变》、《陈忠愍公死难》、《夷船》等篇。由此，作者还反思明朝灭亡时，忠臣义士以身殉国的往事，以此来激发民族气节，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大义。与此同时，作者还对那些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汉奸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作者的忧患意识，对时事的关注，对腐败的统治集团上层官吏贪生怕死的极度失望，无不溢于言表。其中

虽有由于清王朝闭关锁国造成的历史局限，但爱国激情真诚可叹。

集子里更多的是揭露明清两朝统治阶级残暴、贪婪的暴行。如《挖眼》，记韩雍征广西瑶僮，抓住俘虏，挖心取脑吃。又有某督抚凡抓住“剧贼”，则挖其眼珠，残暴之极，骇人听闻。《贾荃》记一纯洁少女，被人污为有奸，已孕四月。县令得赃枉法酷刑诬良，贾荃遂被迫取刀剖腹以自辨，用死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结局惨烈不堪。集子里还讽刺官场腐败丑恶的有《大人》、《谄效》诸篇：《谄效》记一县令遇当朝宠臣和坤，县令急趋下拜，和坤礼让，县令竟将和坤的数珠扯断，散落满地。和坤很生气，思欲报复，便详询其官职、姓名，牢记于心。几天后，皇帝召见和坤，询问有一知府出缺，谁能补。仓卒间，平时与和坤素昵者，皆不能记忆，惟有那县令姓名记得。最后，不得已只好举荐此人。故事揭露了献媚者的无耻，讽刺了高官显位者的腐败。

朱翊清作为一个不得志的文人，科举场中的失意者，对科场的弊端与儒风日下的士林有清醒的认识。在《考对》、《佛时贞观》等篇里，对科举选士的不合理现象发出了种种批判。当然，他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而仅就其操作的不合理而言。但仅及于此，也会使人们对科举制度的合理性发出种种疑问。另外，《埋忧集》中还有大量的针砭陋习，刻画世态，宣扬忠义为人，正真处世的故事，这些都不乏其积极意义。作者在写男女情事时，笔墨亦很严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宣扬因果报应，迷信，封建贞节，趣味低级的篇章，对此，则应予以批判。

《埋忧集》还有续集二卷，由于其中的篇章多系后人伪托，有的又收入其它笔记小说，如《王秋泉》就收入《莹窗异草》里。

续集里篇章较短，内容又较芜杂，所以在选编过程中我们舍去了。

本书主要依据上海进步书局本，以尊重历史的态度，除个别明显的校刊错误外，没有作任何改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必多，统望读者指正。

陈 果

1994. 12. 5

谐 铎

〔清〕沈起凤 著

陈果 标点

殷杰 序

予秉铎祁昌，与冀渔大兄同事者三载。予之铎，以无声为铎，而冀渔以有声为铎。予之铎，以铎为铎，而冀渔以不铎为铎。盖予不善谐，而冀渔以谐入铎。故听其铎者，但觉其谐；听其谐者，并不觉其铎也。虽然，天下大矣，铎且不能遍徇，何况于谐？予曰：“干卿甚事？”冀渔曰：“舍我其谁！”予曰：“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冀渔曰：“虽不得肉，亦且快意。”予曰：“木菩萨登坛说法，毕竟于意云何？”冀渔曰：“泥傀儡逢场作戏，也只与人同善。谐耶？铎耶？其冀渔之苦心耶？”予乃退藏其铎，而冀渔之《谐铎》以鸣。

时乾隆辛亥仲秋
下浣星岩愚弟殷杰

韩藻 序

庄生放达，《秋水》、《马蹄》；屈子离忧，女萝《山鬼》。虽属寓言之义，终非垂教之书。至若干宝《搜神》、《齐谐》志怪，更驰情乎幻渺，觉涉笔于荒唐。蓑渔大兄夙负异才，近耽净业，发菩提心而度世，运广长舌以指迷。言则白傅谈诗，老姬亦参妙解；事则道远画壁，渔罢尽乐皈依。有裨人心，无惭名教。藻初游宦海，旧托名山。匏既系乎同方，荆共班于一室。偶离案牍，笑启巾箱；闲诣经帷，偷翻枕篋。得预元亭之秘，尽窥邳架之奇。嗟乎！段成式之明经，《诺皋》垂记；董仲舒之嗜学，《繁露》名篇。惟得梗于真源，始扶轮乎大雅。文非妄作，事岂无稽？仆鞅掌于簿书，乘五夜翻兔园之册；君主持夫讲席，借六经织鱼网之词。

时乾隆重光大渊献相月

既望寅愚弟韩藻谨序

目 录

前言.....	(1)	笔头减寿	(17)
殷杰 序	(1)	讨猫檄	(19)
韩藻 序	(1)	祭蠹文	(20)
卷 一		隔牖谈诗	(21)
狐媚	(1)	垂帘论曲	(24)
虎痴	(3)	考牌逐腐鬼	(25)
鸡谈	(4)	妙画代良医	(27)
獭祭	(5)	卷 三	
蚁封	(6)	娇娃皈佛	(29)
龟鉴	(7)	穷士扶乩	(31)
兔孕	(8)	老面鬼	(35)
雉媒	(11)	遮眼神	(36)
卷 二		烧录成名	(37)
屏角相郎	(15)	读书贻笑	(38)

镜戏	(39)
帖嘲	(40)
一钱落职	(41)
两指题旌	(42)

卷 四

酒戒	(44)
色戒	(45)
财戒	(47)
气戒	(48)
侠妓教忠	(49)
雏伶尽孝	(50)
丐妇殉节	(51)
营卒守义	(53)
桃夭村	(54)
荆棘里	(56)

卷 五

恶饯	(58)
奇婚	(60)
泄气生员	(63)
换形乞丐	(64)
菜花三娘子	(65)
草鞋四相公	(66)
讼师说讼	(67)
名妓沽名	(68)
泥傀儡	(70)
石鼋鼠	(70)

卷 六

上清宫除妖	(72)
森罗殿点鬼	(73)
苏三	(74)
葛九	(75)
奇女雪怨	(77)
达士报恩	(78)
梦中梦	(79)
身外身	(81)
香粉地狱	(82)
面目轮回	(84)
能诗贼	(85)
识字犬	(86)

卷 七

有根女	(88)
无气官	(89)
鬼妇持家	(90)
鄙夫训世	(93)
虫书	(94)
兽谱	(96)
黑衣太仆	(97)
巾幗幕宾	(98)
蛟奴	(99)
犬婢	(102)

卷 八

棺中鬼手	(103)
------------	-------

镜里人心	·····	(104)
孟婆庄	·····	(105)
十姨庙	·····	(106)
车前数典	·····	(111)
骡后谈书	·····	(112)
死嫁	·····	(113)
生吊	·····	(114)
术士驱蝇	·····	(115)
壮夫缚虎	·····	(116)

卷 九

嘲吴蒙	·····	(118)
赛齐妇	·····	(120)
村姬毒舌	·····	(121)
醢妇冰心	·····	(122)
地师身后劫	·····	(124)
节母死时箴	·····	(125)
顶上圆光	·····	(126)
掌中秘戏	·····	(128)
眼前杀报	·····	(129)
脑后淫魔	·····	(131)

卷 十

道人神相	·····	(133)
和尚婆心	·····	(134)
螭蛄郡	·····	(135)
蛻螂城	·····	(138)
鬼嫖	·····	(140)

神赌	·····	(141)
梦里家园	·····	(142)
命中姻缘	·····	(143)
臭桂	·····	(144)
祥鸦	·····	(146)

卷十一

老僧辨奸	·····	(147)
青衣捕盗	·····	(148)
正士驱邪	·····	(149)
恶客除淫	·····	(150)
芙蓉城香姑子	·····	(151)
扫帚村钝秀才	·····	(153)
三杖惩奴	·····	(154)
片言保赤	·····	(155)
盗师	·····	(156)
鬼婿	·····	(157)
书神作祟	·····	(159)
病鬼延医	·····	(161)

卷十二

南部	·····	(162)
北里	·····	(163)
贫儿学谄	·····	(164)
才士惩骄	·····	(165)
人将军庙灵签	·····	(165)
况太守祠腰梦	·····	(166)
怕婆县令	·····	(167)

捣鬼夫人 (168)
吕仙宝筏 (169)
大士慈航 (170)

奎垣真像 (172)
天府贤书 (172)

谐铎卷一

狐媚

平阳范氏废园，故多狐。有宁生者，性狷介，日淫于书。因暑月懊闷，假园亭以憩。友劝阻之，宁笑曰：“是何伤？狐所挟以媚人者二：贪淫者，媚以色。贪财者，媚以金。我两无所好，惟好架上书，媚术虽工，遇我亦不售矣。”友漫应而去。

饭后卧北窗下，见女子从屏后出。宁心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书，慨然曰：“名教中自有乐地，是儿独学寡闻，将为勤学死。”宁起叱曰：“骚野狐，曳尾遁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岂妄哉。汝果读书明理，当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为讥议？”宁曰：“凭城作祟，假虎树威，汝辈长技耳。祖德宗功安有哉？”女曰：“汝日读书，而不知大禹娶涂山之事乎？缓缓庞庞，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适文王遭羑里之囚，散宜生访先人于敝庐，脱青翰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诸

史册，子何未之深考？”宁曰：“是诚有之。但汝辈篝灯弄谲，卧榻宣淫，终非善类。”女曰：“死则正丘，大圣犹羨其仁；穴则知雨，汉儒尚钦其智。况有形九尾，德至乃来。山海名经，言之凿凿。汝诚读书而未得其解耳！”宁凝想久之，肃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为不足齿伦，今闻高论，愿为书友。”女笑诺之。晨涂暝写，日共校讎。

偶坐荷亭点《周易》，女忽问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宁曰：“上言离者，丽也。丽则男女交感，宜受之以咸。而咸不可言受，故复从天地说到夫妇之道，而受之以恒。”女笑曰：“然则男女交感，圣人所讳言乎？”宁曰：“然。”女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何说也？”言毕，星眸斜睇，杏靥微红。宁魂摇志夺，应声而答曰：“卿有意乎？请卜诸《易》。”女随手占得未济。宁曰：“未济征凶，事不谐矣！”女曰：“小狐濡尾，虽不当位，刚柔应也；何害！”宁惑之，自此遂同寝处。不半月，神疲气殆，渐不可支。

友遇而诘之，宁万方自讳。入夜女来，宁以病告。女曰：“君著书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园善病，安知不因封禅一书？不然，茂陵姬且未聘，何由得消渴疾哉！”宁深以为然。遂摈弃丹铅，日与女团坐一室。又匝月，病体益深，沉绵床褥。友复过之，宁渐吐其实。友叹曰：“君中媚人之上策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则爱弛；以金媚人者，金尽则交绝。惟阳窃君子之行，阴播小人之谲，择所好而投之。媚之术愈变，而媚之毒愈长矣。”宁惺然悔悟。友急唤舆人，星夜舁归于家，女亦遂绝。越半载，宁病瘳死。遗书散佚，后不可考。

铎曰：此朱门上客一面照心镜也。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钵，亦是我辈大罪过处。

虎痴

秦川女子霍小嫫，有殊色。父与豪右某争田界，以他事诬诸官，竟毙于狱。母痛哭曰：“家无男子，谁为父复仇者？恐白骨冤埋，终作千秋黑狱矣。”女含涕而进曰：“儿不肖，髫龄稚齿，不能作赵家娥。有得仇人而杀之者，儿愿执箕帚事之。”母鉴其诚，日以其言祷诸西山之麓。

一日，闻某入城，祝县令寿。路出西山，虎突起于前，啗喉而毙。母女方额手庆，忽一虎曳尾而来，径登堂上。母女变色却走，虎徘徊瞻眺，殊无恶意。母曰：“今日杀某于道者，非汝也耶？”虎颌之。母曰：“蒙君仗义，雪我前仇，茕茕母女，定当香花顶礼，用酬大德，未识降临玉趾，意欲何为？”虎怒目而视，似憎其爽约者。母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将幼女侍奉裳衣，但起居寢室，彼此道殊，安得竟成伉俪？况我年近桑榆，家无兰玉，方将倚婿为活。汝为地下人报怨，独不为未亡人施德乎？谨陈衷曲，乞赐矜全。”虎闻其语，神凋气丧，垂头欲出，而一步几顾，依依不舍。女慷慨而前曰：“君且住，妾有一言，幸垂明听。妾前以身相许，岂敢昧心。想衾裯与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忘旧约，当扫除一室，与君终身相守，存夫妇之名可也。”虎首肯再三，欣然嘉纳。

女乃导虎入帷，营菟裘于绣榻之旁。食则同牢，居则同室。女晨起理妆，虎必潜身在次，侧目偷窥。女卸装登床就寝，始伏于床下，竟夕不寐，恐以鼾声扰其清梦也。有时甘旨不给，则衔鹿脯以进。或抱小恙，焦思躁急，盘旋室内无停趾。病愈，始欢跃如初。女习以为常。而母氏四年迈无依，时咎女之失计，而